

串门似乎是一件小事。仿佛多半是张姑李婆嚼是非、论短长。其实不光宾主有雅俗之分,而且串门者何以来,如何来,何时来,都大可以看到人情的冷暖和世态的凉凉。

串门访君子是人生一大快事。“遥望即知君住处,春风墙角有梅花”,是诗人身近君子之门时的好心情;陶渊明“清晨闻叩门,倒屣往自开”,则是一份意外来客的惊喜。访君子于蓬

疑有为之说”,稍有不慎,即祸从口出。尽管如此,但因利之所趋,好于此道者还是摩肩而来。不过,一旦你挂冠退居,马上就会门可罗雀,主人也只好“宿鸟声中自掩门”了。在校门之中我们最能看到人情的冷暖。

串门有几种情景颇为尴尬,一是每到装潢精美的新居之前,对是否脱鞋心里颇为踌躇。一双泥脚贸然闯入,确实至为不

条棉被了,今年送的又是棉被,心里明明很想要点其他物品,可人家都送上门了,总不好意思再开口换其他东西吧。笔者以为,送温暖也要换个思路,像上述那家单位按需送温暖的做法就比较有新意,它体现了更多的人性化,小小创新解决了贫困户说不出的难题,迎合了贫困户的真正需求,使温暖真正送到了广大贫困户的心坎上。



灯花

不妨来个“按需”送温暖

徐曙光

由此想到,每到年终岁末,各地都开展送温暖活动,这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广大贫困户的关爱。然而,在送温暖过程中,购置的物品似乎都千篇一律,不是棉衣棉被,就是大米油类这些东西。比如,有的贫困户家里已经有很多棉衣棉被了,今年送的又是棉被,心里明明很想要点其他物品,可人家都送上门了,总不好意思再开口换其他东西吧。

2013年1月,为纪念和我50多年舞台搭档威雅仙逝世十周年,江浙沪的我们许多学生们协力行动,相聚在上海逸夫舞台,演出了威毕版的著名越剧“梁山伯与祝英台”。

我和威雅仙25岁时开始合作,记得我们第一次共同上演“梁祝”是1953年。那年,上海的几十个专业越剧团配合都在演出现代剧“千军万马”;而经济上完全自负盈亏的“合作越剧团”,我们立足和重视市场,选择了开演“梁祝”,耳目一新,反响火爆热烈,当即还得到了中央高层领导的特别表扬,现在想起那情景都很兴奋。“梁祝”本是一部来自前辈的骨子老戏,我十二岁刚进科班最开始学的就包括梁山伯“回十八”;比我们俩早出道的大姐们也已去芜存菁,推陈出新,功成名就,牢固建立了她们“梁祝”版本的观众地位。但尽管如此,我们这个“初生牛犊”组合团队,在大姐们革新之后再次大胆创新,欣然一炮打响,连演不衰。别开生面的威毕版“梁祝”从此脍炙人口,成为我们剧团的长期保留剧目。1962年,我和威雅仙还应中国唱片厂之邀,灌制发行了经典的“十八相送”和“楼台会”密纹唱片。



灯花

被“文革”赶下舞台后,在改革开放的1979年,我和威雅仙的剧团人马尚未全面回归整齐,一时还不能立即开排大戏;当我们俩回到了阔别十三年的上海瑞金剧场,重新登台恢复演出的第一次,我们又特意选择了上演“梁祝”中的经典折子戏“楼台会”。当时我们打破了思想禁锢,由我出演梁山伯,这是在“文革”之后率先让越剧女小生在全国首次亮相,演出非常轰动。

我和威雅仙因“梁祝”结缘,成功的舞台合作,显然数言难尽。今天看来,我们1953年的首演“梁祝”十分代表着我们的艺术之流派创新;我们1979年的再演“楼台会”则充分体现了我们的艺术之坚持执著。

追求越剧的继续发展要靠多演出和不断探索,而且必须有观众的参与认可。为此,感谢我们学生们的威毕版“梁祝”合力献演!也感谢喜欢越剧的广大新老观众们!我相信,威雅仙在天之灵,随着我们那些耳熟能详“梁祝”名段的演唱伴奏声,此时也一定为之欣慰而笑容满面。

由法国著名导演雅克·贝汉拍摄的影片《微观世界》,记录的都是些昆虫的故事,正是这些生活在我们身边并被我们所熟知的昆虫,却给了我们心灵以太多的震撼。

有这样一个片断,让人经久不能忘记:两只蜗牛,在一条路上相遇了。也许,这是一次美丽的邂逅。一只蜗牛伸出了触角,在另一只蜗牛面前舞动了一下,只是轻轻地舞动了一下,大概另一只蜗牛看出了它的问候,也伸出触角来,轻轻地舞动了一下。接着,最美的画面便开始出现了。一只蜗牛从坚硬的壳里探出身体来,另一只蜗牛也从坚硬的壳里探出身体来。初始的时候,它们尝试着一点一点接近,继而开始交错,重叠,缠绕。在明亮的光线照耀下,它们白亮而又晶莹剔透的身体很快便相拥在了一起。一



七夕会



老去情怀,常多怀旧。记得七八岁时,在师范学校教国文的父亲,在家里也教我和哥哥、姐姐读古文和背唐诗、宋词。那晨起背书和煤油灯下夜读的情景,我仍不时会想起,特别是父亲拉长声调吟诵那首《四时景》的诗,听来觉得特别美,所以就反复阅读、背诵。至今快七十年了,依旧还能将全诗背下来。

这是一首很美的诗,它用《平水韵》中的“阳”、“东”、“尤”、“萧”四个韵部,分段将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作了形象而传神的描述。一些五言和七言的句子,都用近体诗的声律,读来和谐而上口。诗的文字也十分优美而流畅,许多句子的对仗也用得好,全诗诗意特别浓郁。我记得作者好像是吴研因,但快七十年了,我再没有在任何书报中看到过这首诗。近日去了一次杭州,听我八十多岁的大哥(教授、史学家)说,他当年(抗战前)在小学课本中看到过这首诗。我不由为当年的那些孩子们感到庆幸,因为他们能读到这么好的课文。现在我将它默记下来,让今天的家长、教师和课本的编者看看、想想。因为我觉得,孩子们受诗意的熏陶和美感的培育,会慢慢懂得对自然和生命的热爱,甚至去礼赞。这是一个人一生的大事,是一桩难得而伟大的工程。

那首《四时景》诗如下:
寒梅岭上香,舒青眼,袅垂杨。祇一番风信,春意满江乡。啼黄鸟,唤醒了红紫芬芳。正天桃;李花齐放,复细柳新蒲叶渐长。蜂作阵,燕成双。也来点缀好韶光。

樱桃树上空,青梅熟,绿荫浓。又南风吹去,夏景满寰中。张烈日,熏染了南北西东。使田禾野草参差碧,教榴火荷花次第红。飞白鹭,叠云峰,水天也觉趣无穷。

园林暑渐收,凉风至,是清秋。问清秋何在?秋在树梢头。虫唧唧,叫彻了长夜悠悠。看碧天云净雁衔月,闻丹桂花开香满楼。菊花尽,百花休,芳园冷落使人愁。

江山多寂寥,潮水浅,树木凋,方晚秋时候,忽忽又冬朝。北风紧,刮破了大地重霄。这凄凄水土冰成拆,那漠漠云雪自飘。春回否?寒怎消?请君忍耐看梅梢。

丹桂花开香满楼。菊花尽,百花休,芳园冷落使人愁。江山多寂寥,潮水浅,树木凋,方晚秋时候,忽忽又冬朝。北风紧,刮破了大地重霄。这凄凄水土冰成拆,那漠漠云雪自飘。春回否?寒怎消?请君忍耐看梅梢。

话说“坐游”

斯言

闻,乐何如之!

看古镇,地处江南者为幼年所习见;昔日水乡集镇,街市居民颇多共同之处,今睹旧颜未改者足慰乡思。当然也会想起容貌换得不伦不类的不古不今、不中不西的那些年老镇(不足以称古镇),不免黯然神伤。

远地古镇,今仍名之曰“古”的,大概少有“髦得合时”的了。忽然想起了李白的一句诗:“绮丽不足珍。”

前人看画,读游记为卧游。今从电视中得此见闻,可谓之坐游。坐游较之亲历游,不必担心足践其地可能遇到诈骗,连“刨黄瓜儿”也不会有。坐游的这个好处犹是余事耳。

心斗角,为利鱼死网破,忙着去争斗,去获取,却拿不出时间来与相知的人促膝交谈,与相爱的人深情相拥,最终憔悴在自己的心路上,从而让人生的里程缺失了生命最本质的光华。

相拥的生命是美的。一个小孩问妈妈,为什么电视里的叔叔和阿姨分别的时候要拥抱,回来的时候还要拥抱呢?妈妈说,那是因为要让对方感觉到自己的心跳。小孩又问,为什么要让对方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呢?妈妈说,因为怦怦的心跳声里,藏着彼此的牵挂啊!

实际上,这相拥中,所包含的何止是牵挂啊,分别时的依恋,旅途中的思念,雨来时的焦躁,风停后的等待,无法割舍的关怀,绵绵不绝的爱,尽在这深情的一拥之中。只有在与另一个生命的相拥中,我们才能感受到生命最本质的温暖。

献给孩子们一首优美的诗
忆抗战前小学国文课本一篇美文
邹身坊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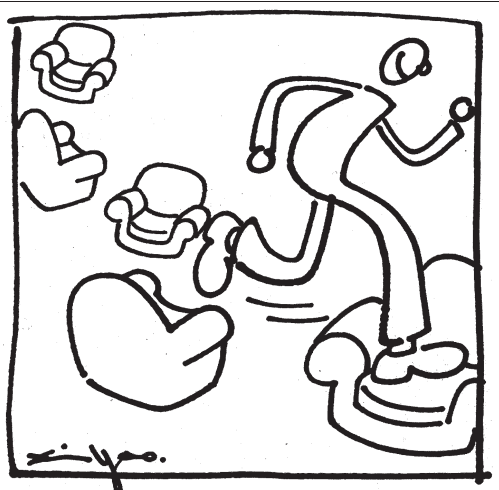
蛇年谜语

江更生

词二:“弓形、投影”(注:用成语“杯弓蛇影”典);“一朝被蛇咬”,打宋·陆游《钗头凤》词句“几年离索”(注:俗语的下半句为“十年怕井绳”。底别解为“得有好几年离绳索远远的”)等。另有巧用生肖序位的“蛇”谜:如“蛇年联姻”打京剧《马上缘》(注:十二生肖中,“蛇”排在“马”之上,故扣)与“大蛇”打五字成语“马上得天下”(注:蛇,扣“马上”;“天”之下为“大”)。此外,还有以“笔走龙蛇”打花卉“书带草”(注:书写草字);“蛇吞象”(秋千格,打古代国名一),谜底“大食”(注:二字谜底逆读作“食大”)等,也都浑成贴切,颇具谐趣。

至于底中藏“蛇”的谜,那就费人猜疑了。如“砒”,打中药名一,谜底为“蛇含石”(注:古汉语中,“它”是“蛇”的本字,故扣);另如“信”,打广东、新疆地名各一,谜底为“蛇口、吐拉”(注:信,别解蛇的舌头);再如“钹”,打金环蛇的别名“金甲带”;还有如“组织偷渡非善类”,(卷帘格,打蛇名一),谜底:“黑头蛇”(注:逆读作“蛇头/黑”)等。

“蛇”谜中,以美丽神



智慧快餐

郑辛遥

有个好枕头,有双软鞋子,便可感受从头到脚的舒服。

话传说《白蛇传》为素材者,颇受猜众欢迎。如“白娘娘进门”,打电视剧《家有仙妻》(注:门,家门;仙妻,别解为“许仙之妻”);“惹”打《白蛇传》一折:《盗草》(注:“寇”扣“盗”,再加“草”);“缺乏中介”打《白蛇传》一折:《断桥》;“纠正错别字”打长篇评弹《白蛇传》选回《捉白》(注:捉出白字);“法海祭钵狰狞笑”打古文名篇:《捕蛇者说》(注:古汉语中,“说”通“悦”)等,

均让人留下深刻印象。

当年,笔者曾以“白娘娘偷盗灵芝”为面,打电影名二:《红颜劫》《昆仑山上一棵草》,后来随着新电影的踊跃登场,谜友有踵事增华者,又补两片,遂成:《蛇》《精变》《红颜劫》《昆仑山上一棵草》(注:须读作“蛇精/变红颜/劫昆仑山上一棵草”),经过顿读,妙趣横生,谜底锦上添花,更臻丰满,亦算是一段“蛇”谜佳话。



七夕会